



花潮

庆祝云南日报创刊七十周年

守望春天

本报记者 王宁

云岭三月，春潮起处，花漫无边。云南日报迎来了创刊70周年的喜庆日子，而云南日报文学版副刊“花潮”，自1983年1月1日创刊以来，也已经37岁了。

走过70年光辉历程的云南日报，书写着云南历史与现实的风云激荡、日新月异，方寸之间浓缩和记录着这片热土的发展与变迁，引领着社会舆论和时代风尚。作为云南第一大报，云南日报始终坚持党报应有的文化品位和格调，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用高尚文艺引领时代风尚的功能作用，积极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优秀的文学艺术，着力打造文化品牌。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花潮”应运而生并历经岁月洗礼而呈现出枝繁叶茂、繁花似锦的春景。

这个以著名作家李广田先生的散文名篇《花潮》命名的纯文学副刊，如今已经成为云南日报着力打造的文化亮点和名片。37年来，作为党报文学副刊的“花潮”以她特有的文学品格和精神指向，立足云南，书写云南，坚持本土性、地方性、时代性，对云南多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山河大地进行了集中性的文学挖掘和梳理，以文学的语言和思想向世人展示云南的美丽与独特，显示着云南日报的文化高度，同时也为云南文学奉献了许多文学佳作，使“花潮”成为了云南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园地，折射出云南文学的面貌和风采。

报纸副刊是报纸的文化所在，而以原创纯文学作品为主的“花潮”是副刊的灵魂。37年前“花潮”创刊，弥补了云南日报这份具有悠久历史的党报没有文学版面的空白，同时也为广大作家提供了一份纯美而质朴的文学园地，打开了一个文学的广阔天地，构筑了一

个精神和情感的家园。云南的许多作家都难以忘记，他们的文学创作是从“花潮”起步的，他们的文学梦想是在“花潮”的鼓励之下生根发芽的。许多文学爱好者和写作者也不会忘记，他们被文学打动心灵、获得温暖与抚慰的时刻，他们被文学之美感召着、鼓舞着开始创作的时刻。更多的是众多热爱文学的读者们，他们对生命和艺术的追求之心被文学打动着，牵引着。

这是一块小小的文学副刊版面，却也是云南文学的沃土。37年来，许多优秀的作家从这里走向文学的原野，走向中国文坛，成为全国著名的作家和诗人。许多作家成为文学滇军的主力，为云南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留下了许多人们难于忘怀的优秀作品，成为一代代人的美好记忆。

多年来，“花潮”版参与并关注着云南文学的发展进程，与云南文学界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见证着作家们的创作和成就，与云南老中青几代作家结下了真挚的情谊。在这种因文学理想和情感而进行的交流中，显示出报纸文学版的价值，与此同时，“花潮”版也成为云南文学共同的温暖记忆。

“花潮”版从创刊之日起，就一直坚持以推出本土优秀文学作品、培养和发现文学新人、刊登名家名作为主旨的办刊宗旨。以刊登诗歌、散文、文学评论、报告文学等纯文学作品为主，坚持文学品质和精品性的同时，不断鼓励和培养新人新作和基层文学写作者。所刊发的作品，都渗透着作家作者们的文学才情、生活底蕴、人格信念和文学梦想，成为我省文学界推出优秀作品、培养和发现文学新人的重要平台。

从1994年开始，云南日报依托“花

潮”版这一重要平台设立创办了云南日报文学奖，更加提升和彰显了云南日报的文化品位和影响力。云南日报文学奖至今已成功举办12届，已成为云南省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获得了云南文坛的充分关注。特别是从第七届文学奖起，每一届均由评委会认真评选获奖作品，然后举行庄重典雅的颁奖典礼，云南文学界的著名作家和作者、文学爱好者们聚于一堂，欢声笑语，共同感受着文学的精神力量和温暖友谊。每一次的颁奖典礼，都成为一次云南文学的盛典。

文学有着生生不息的强劲生命力，“花潮”的繁花和硕果始终被文学之梦激励着、滋养着。

文学有着生生不息的强劲生命力，“花潮”的繁花和硕果始终被文学之梦激励着、滋养着。

第十二届

云南日报文学奖
YUNAN DAILY PRESS PRIZE IN LITERATURE

云南日报文化生活部
主办

云南省文联
云南省作协
云南北辰高级中学
协办

云南日报创刊70周年，文艺副刊“花潮”也有37年，中年资质，总有些成熟的韵致了。“花潮”刊名好，是对名人名篇的移情借景，对“壮丽大城”文化传统的写真——这一写，就上溯千百年。昆明正月（二月二）“龙抬头”是民间吉庆，指“二十八宿中东方苍龙七星宿星象”，届时东方遥远的地平线苍龙出逸于潜伏，昂首腾空，阳刚生发，农耕由始，万象更新！因适逢卯月，属木，东帝便鸣轶而来，也就是“花的节日”了，除了其他节庆活动，民众鲜花簪头，巡街游衢，赏花赏人，万人空巷——想想是一种什么情景！世界上是

春天，想起“花潮”

黄尧 云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否有专门为花举办的节日？中国却是有的，如牡丹、樱、梅、菊皆有，但要论“花潮成潮”，自顶际接地连天，如海潮涌来，四时相继，花是月令牌，恐怕只有昆明。故而，“花潮”是有根性、有实景印证的，其原本的意义就是对历史文化传统的追慕与升华。

“花潮”创刊时即邀我为文。此后多年，每春花都写一点，到时就想起来了，不用人提醒，数十年下来，束束成扎，差不多都是写花的，写花终究落到写人，我那些如花样的家人，我的母亲，在我的文字里开放，继而隐没、凋零。如今，我已年过七序，故人故事，惟有落花

落泪了。“花潮”是我的一个小圃，我可以经营一个大花园，但被毁了，让位于广厦，最后蜷缩于一个盆栽。大疫期间得独朵茶花已经自足有余了。小区的白海棠，种性高贵，花开富甲一方，然数十成树，一夜凋亡，我们一家站在枯萎的树下，失魂落魄。它被一种蛾虫掏空了，临死还保持不败的站姿，小区贴出喷洒农药的通知，与疫告告同框。

我自认写得可以的散文都给“花潮”。想起花潮的落英的样子，那是勇毅者最后的冲锋，展示狭义的潇洒——如果壮士还握有些须气力。

“花潮”是重要的云南文学之源

张庆国 昆明市作家协会主席

报纸的文学副刊有三个重要价值，一是给很多作家提供了出路，给很多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源源不断地培养了作家。二是繁荣和推广了文学，延续了中国文学的绵长血脉，也延续了人类古老的文学需求。三是用温柔的文字抚慰人类情感，从文学的角度发表社会意见，帮助社会进步和完善。这三个价值，与科学性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相比，同等重要。

文学是最古老的艺术，也是最基础的艺术，只要人类有思想，只要人类有委婉神秘的情感之需，只要人类还在使用语言，文学就必不可少，而最与大众社会接触的文学，就是报纸的副刊文学。肯定只有少部分人阅读文学杂志，却一定有很多人每天必读报纸。

民国时期的报纸，不仅每日刊登短小隽永的文学作品，还刊登精彩的

长篇小说连载。所以，有了报纸，一大批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就有了表达思想和用文学之笔倾诉感情的平台。那一时期，中国的一批文学大师，都是报纸文学副刊的活跃人物，林语堂、梁实秋、鲁迅、周作人，都曾在报纸上开专栏，张恨水的长篇小说连载，陪伴众多读者度过了无数心潮起伏的日子，有力推动了文学进步。

云南日报的“花潮”文学副刊，历史悠久，并在云南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很多云南的文学爱好者，在云南日报的“花潮”发表作品后，信心大增，并被所在单位和地区的文化部门高度重视，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成为重要的文化工作者。几十年来，云南日报“花潮”发现和推出的云南作家，有数百位之多。

文学倡导作家的独立思考，倡导深刻的社会观察和独有的生活发现，云南日报“花潮”几十年来刊登的文学作品，

又为云南社会的进步，贡献了很多真知灼见。同时，在“花潮”刊登的文学作品，还散发出浓厚的情感力量，持续不断地激发云南人民的故土深情，也激发中国外省人对云南的深情。

我在云南日报“花潮”发表作品数十篇，有报告文学、散文和理论文章，那些文章是我的重要作品，反映了我不同时期的文学思考与成绩，所以，云南日报“花潮”，也是助推我成长的良师益友。我在《滇池》文学杂志做主编，或做作家协会的工作，所结识的文学爱好者，都曾在云南日报“花潮”发表作品为荣。因为报纸与社会的联系太紧密，受关注度很高，报上的文章质量要求也高，一个作者只有成长到一定高度，所写作品才能在“花潮”上发表，很多优秀的云南作者就这样成长，最终在文坛成名。

“花潮”是云南文学持续进步并不断繁荣的源泉之一。

我与“花潮”的故事

朱镛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日子真是快！准确说，应该是17年前。那时，我在乡下教书，没有网络，有一个可以砸核桃用的诺基亚手机，一天也不会响上三回。在学校里，闲暇之余，就会把新来的报纸拿过来慢慢翻阅，突然被《云南日报》“花潮”版的文章所吸引。当时有个栏目叫点击人生，它一下激发了我。我觉得在我身上多的是人生经历，我也可以写啊！仅是我在上师

范时，每到假期就去打工挣钱的酸甜苦辣，我一生也不会忘记。于是，我把打工的那些日夜老老实实地写出来，认为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文章写完，我从邮局按“花潮”版的地址寄了出去。

其实，寄出去也没多想什么。写也写了，投也投了，但想着要发表也是做梦。让我惊喜的是，有一天，一个老师突然问我：“你还会偷偷写文章啊！”我迫不及待就跑到办公室翻找《云南日报》，打开一看，“花潮”里果然有我投出去的那篇文章。老实说，那种心情，尽管觉得可能完全是一个意外，实际上不沾

沾，也自喜！

我永远记得，那期报纸的日期是2003年7月25日。它以此给了我足够的信心，这也是党报副刊“花潮”的风骨，还是“花潮”的灵魂。能做到大作家也好，小作者也罢，只看作品不看人。

从那以后，写作也就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一直坚持写作至今，就是因为当时的“花潮”副刊。

有人把报纸副刊说成是作家的摇篮，似乎不是夸张的说法。我并不是说我已成为了作家，可它的的确确给我成长的同时也给我灵魂的安顿。

“花潮”伴我成长

南山 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我并不是在乎我的作品是否发表，而是关注“花潮”上的每一篇文章，每一行汉字，严格地说，她代表了云南文学的最高阵营。曾听一个诗坛朋友说，上《诗刊》好上，上“花潮”简直是难上加难。一句话道出了云南日报“花潮”的品质，她所刊登的不仅是艺术的还应该是思想性的，因此要达到这样的完美与和谐的确要花一番功夫。也就是“花潮”容不下那些无病呻吟，不健康，丧失价值观的作品，这验证了文

学作品必须根植于生活，服务于百姓大众这句真言。

“花潮”伴我成长，到目前为止，我出版了文学专著11本。“花潮”让我学到了很多好东西，找到了自己的不足，随时调整创作的角度，把握文学的真谛，从而有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

“花潮”像一口井，能映出过去，也能照亮未来，因为“花潮”，我看到了30多年来依然清晰的自己。

烛光映照“花潮”芬芳

梁刚 弥勒市作家协会主席

上蜡烛。煤窑的夜太长，我不只读“花潮”，其他版上的文章也顺带着读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几年下来，我发现自己不但可以写诗，还能写新闻。20岁那年，我的散文《老寨新曲》在“花潮”唱响。又几年后，我被云南日报、红河报评为优秀通讯员，文章获通讯员好作品一等奖、“云南日报文学奖”等。依仗着文章剪贴本和几个证书，1990年6月，我像当年的杨久昌一样，到弥勒镇城办事处上班。

2018年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时为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的我，在南盘江畔的朋普镇齐格村委会深读黄尧先生发表在“花潮”上的散文《弥勒·一种思维》，小村又停电了。我欲罢不能，找了支蜡烛点燃。置身久违的烛光下，展读《云南日报》，我顿生初恋般的感觉。是啊，人生有多少物事，值得一个人用几十年时光去守望去依恋？

——今晚，我要点上一支红蜡烛，敬献给云南日报70寿辰，敬献给万紫千红的“花潮”。请接受小城一个读者、作者深深的祝福！

花的潮，我的梦

吕翼 昭通日报社总编辑

花瓣便钻进瓦隙，偷偷地来看我。作家就有这等的好，可以写自己的爱与痛。我就偷偷记住了，写花，写花和果的故事。后来，居然就走上这条路，天天爬格子。冷硬的木板凳坐光滑滑了，热乎乎了。

后来发现，《云南日报》居然有个“花潮”版，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好看的作品。那些作品写云南的大山大河，写云南各民族的万千气象，也可以写自己的小欢喜。于是就写了。于是就写了散文

《阅读高原》，于2007年获第八届云南日报文学奖，名字跟在著名作家丹增和阿来两位巨匠之后。激动呀！这给了我鼓励，我知道是那些心底的和春天的花潮的影响，更是《云南日报》“花潮”编辑老师的关爱。

写花潮的梦，一做多年。一直在偷偷地，试图写一篇《花潮》那样动人的作品。但每次写完，倒过来一看，惭愧了。红着脸，悄悄将电脑关掉，走出门，去看院子里并不繁茂的花。